

MICHELANGE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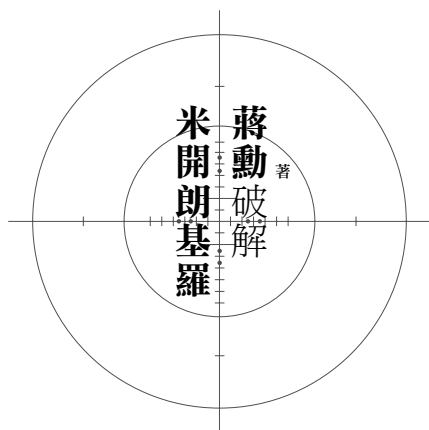
DI LODOVICO BUONAROTI SIMON

Michelangelo Rediscovered

by **Chiang Hsun**

蔣勳 米開朗基羅 著 破解





米開朗基羅

蔣勳 著
破 解

MICHELANGELO



目錄

006 出版緣起
井水與汪洋——
企業界與文化界的匯流
◎ 陳怡蓁

010 為美落淚
◎ 蔣勳

015 第一部
蔣勳現場 Scenes

016 創世紀
030 梵蒂岡「聖殤」
032 戰鬥
034 酒神
036 大衛
038 垂死的奴隸
040 摩西
042 勞倫佐之墓
044 四件「囚」
046 翡冷翠「聖殤」
048 米蘭「聖殤」

051 第二部
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052 Michel, Angelo，米開，天使
053 奶媽是石匠的妻子
056 最早的學習與吉朗達歐
057 馬沙奇歐的影響
060 偉大的勞倫佐
061 鼻子被打碎
062 最早的作品
064 「戰鬥」與新柏拉圖哲學
067 「梯階聖母」與基督信仰
070 關於沙弗納羅拉
073 酒神
076 偉大傑作——聖殤
082 大衛——破石而出
088 對手相遇——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
100 陵墓悲劇
102 勞孔與馬太像

106 西斯汀禮拜堂濕壁畫
108 創世紀
115 濕壁畫
116 人的初始與犯罪
124 災難與救贖
133 囚——人的限制
140 肉體奴役——四件傑作
144 日與夜，黎明與黃昏
154 異端之愛
162 最後審判
172 聖彼得圓頂
188 最後的聖殤

附錄
194 年表
196 重要作品列表

| 出版緣起 |

井水與汪洋

企業界與文化界的匯流

天下文化與趨勢科技原是各擅所長，不同領域的兩個企業體，現在因緣際會，要攜手同心搭建一座文化趨勢的橋樑。

我曾在天下雜誌、遠見與天下文化任職三年，先後擔任編輯與高希均教授的特助，雖然為時短暫，其正派經營的企業文化，卻對我影響至深。之後我遠走他鄉，與夫婿張明正共創趨勢科技，走遍天涯海角，在防毒軟體的領域中筆路藍縷，自此投身高科技業，無悔無怨，不曾再為其他企業服務過。

張明正是電腦科系的專業出身，在資訊軟體界闖天下理所當然，我從小立志學文，好不容易也從中文系畢業了，卻一頭栽進競爭最激烈的高科技業，其實膽戰心虛，只能依憑學文與當編輯的薄弱基礎以補明正之不足，在國際行銷方面勉力而為。出人意料的是，趨勢科技從二〇〇三年連續三年被國際知名的行銷研究權威Interbrand公司公開評定為「台灣十大國際品牌」的榜首，二〇〇五年跨入全球百大品牌的門檻，品牌價值超過十億美元，這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了。

因為明正全力開拓國際業務，與我們一起創業的妹妹怡樺則在產品研發方面才華橫溢，擔任科技長不亦樂乎，於是創業初期我成了「不管部」部長，凡沒人管的其他事都落在我肩

上，人力資源便是其中的一項。我非商管出身，不知究理便管理起涵蓋五湖四海各路英雄的人事來，複雜的國情文化讓我時時說之不成理，唯有動之以真情，逐漸摸索出在這個企業中人心最基本的共同渴求，加上明正、怡樺與我的個人風格形成了「改變、創造、溝通」的獨特企業文化，以此治理如今超過四十多個國籍的員工，多年來竟也能行之無礙。二〇〇二年，哈佛商學院以趨勢科技為個案研究，對我們超越國界的管理文化充滿研究興趣，同年美國《商業週刊》一篇〈超國界管理〉的專文報導中，也以趨勢科技為主要成功案例來探討超國界企業文化的新趨勢。這倒是有心栽花花亦開了！

文化開花，品牌成蔭，這兩者之間必然有某種聯繫存在，然而我卻常在內心質疑，企業文化是否只為企業目的而服務，或者也可算人類文明中的一章，能夠發揮對社會的教化功用？它是企業在自家後院掘的井，只能汲取以求自給自足，還是可能與外面的江湖大海連貫成汪洋浩瀚？

因為人在江湖，又是變幻莫測的高科技江湖，我只能奮力向前泅泳，無暇多想心中疑惑。直到今年初，明正正式禪讓，怡樺升任執行長，趨勢科技包含六個國籍的十四人高階管理團

隊各就各位，我也接著部署交棒，從人資長的權責中解脫，轉任業界首創的文化長一職。

頓然肩頭一輕，眼睛一亮，啊！山不轉路轉，我又回到文化圈了。「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我心中忽有所悟。人類文明從漁獵、畜牧、農業走向工業，如今是經濟掛帥的時代，企業活動當然是整個人類文明中重要的一環，如果企業之中有誠信，有文化，有一股向善的動力，自然牽動社會各個階層，企業文化不應只是自家後院的孤井而已。如果文化界不吝於傾注，而企業界不吝於回饋，則泉井江河共同匯成大海汪洋，豈不能創造文化新趨勢？

我不禁笑了，原來過去種種「劫難」都只為成就今日的文化回饋。我因學文而能挹注企業成長，因企業資源而能反哺文化；如果能夠引精英的文化清泉以灌溉企業的創意園地，豈非善善循環而能生生不息嗎？

於是，我回到唯一曾經服務過的出版公司，向高希均教授、王力行發行人謀求一個無償的總編輯職位，但願結合兩家企業的經濟文化力量，搭一座堅實的橋樑，懇求兩岸文化大師如白先勇、余秋雨、蔣勳等老師傾囊相授，讓企業人、學生以

至天下人都得以汲取他們豐富的文化內涵，灌溉每個人的心田，也把江河大海引入企業文化的泉井之中，讓創意源源不絕，湧流入海，汪洋因此也能澄藍透澈！

這便是「文化趨勢」書系的出版緣起，但願企業界與文化界互通有無，共同鼓勵創造型的文化新趨勢。

陳怡蓁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寫於波士頓雨中

| 作者序 |

為美落淚

大約在一九七三年，為了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我第一次去了義大利。

從巴黎出發，一路搭便車，經過阿爾卑斯山，第一站就到了米蘭。

身上只有兩件換洗的 T 恤，一條牛仔褲，投宿在青年民宿，有時候青年民宿也客滿，就睡教堂或火車站。

隨身比較重要的東西是一本筆記。

在巴黎翻了很多書，對義大利文藝復興史料的了解有一個基礎。因此，我刻意不帶書，搭便車，四處為家的流浪，也不適合帶太多書。

我因此有機會完全直接面對一件作品，沒有史料，沒有評論，沒有考證。

作品直接在你面前，「美」這麼具體，這麼真實。

載我到米蘭的義大利人住威尼斯，邀我一同去威尼斯，我堅持要到米蘭。

到米蘭已經是夜裡十點，他把我放在高速公路邊，指著一大片燈火輝煌的城市說：那就是米蘭。

我揹起背包，走下高速公路，一路吹著口哨。遇到一個南斯拉夫的工人，也在找青年流浪之家，就相約一起找路。他問我：為什麼來米蘭？我說：看達文西「最後晚餐」！

他看著我，好像我說的是神話。

第二天早晨我就站在「最後晚餐」的壁畫前面。教堂很暗，看不太清楚，又有很多鷹架，有人攀爬在架子上，用一些儀器測試，有時候照明的燈亮起來，一塊牆壁忽然色彩奪目起來，好像五百年前的魂魄忽然復活了。

一個鷹架上的中年女人走下來，坐在鷹架最下一層，倒了咖啡，緩緩品嚐。安靜的教堂裡沒有人，她看到我，我正做筆記，她問：這是中文？我說：「是！」

「很美麗的文字！」她說。

她是挪威人，從大學退休了，受聯合國文教組織聘請，參與「最後晚餐」的修復工作。

「我只負責一小部分，」她指著鷹架上端的一塊牆壁，是剛才照明燈照著，忽然燦爛起來的那一公尺見方的區域。

「真美，不是嗎？」她好像在獨白，回頭看著那籠罩在灰暗中其實看不清楚的一大片牆壁。我的筆記上寫的常常是這些故事，嚴肅的藝術史家大概不屑一顧的。

米蘭的斯佛沙古堡有米開朗基羅最後一件「聖殤」，他在臨終前幾日還在雕刻的作品。兩個人體緊緊依靠在一起，好像受了很多苦，忽然解脫了，依靠著一起飛去。

古堡裡沒有人，我獨自坐在「聖殤」前，想到米開朗基羅

一些美麗的詩句，歌頌死亡，覺得死亡這麼安靜，像遼闊的大海。

我好像聽到聲音，鐵的鑿刀敲打在岩石上的聲音，石片碎裂的聲音，一個男人喘息的聲音……

作品像在呼吸，你不站在它面前，不知道它是會呼吸的。

史料與考證不會告訴我們「美」是一種呼吸。

我一直記得那麼真實的作品呼吸的聲音。

三十年後，那呼吸的聲音還在，更清晰，也更具體。

「美」不是知識，「美」是一種存在的真實。

我到了翡冷翠，在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每一日擦肩而過的窄小街道，彷彿聽到他們孤獨的腳步漸行漸遠。

我去了美術學院，看到許多遊客擁擠在俊美非凡的「大衛」四周，我想避開人潮，就獨自坐在一角，凝視米開朗基羅中年以後四件命名為「囚」的作品。

那呼吸的聲音又響了起來，粗重的、壓抑的，努力存活在劇痛與狂喜中的呼吸的聲音。

看過多少次圖片都沒有的感覺，剎那之間，那呼吸的聲音使你震動起來。

我流淚了嗎？

一個老年人，忽然遞過手帕，拍拍我的肩膀，微笑著跟我說：我二十五歲的時候，也在這裡哭過！

我的筆記裡也許記了一些無足輕重的事，像一個陌生老人回憶起二十五歲的淚痕。

三十多年後動手寫米開朗基羅，有許多筆記裡的片段浮現出來。我害怕自己衰老了，老到不會為「美」落淚。

一再重複去義大利，覺得好多角落都有自己年輕時遺落在那裡的記憶，特別是關於米開朗基羅的記憶。

只是我沒有想到，三十年後我會把筆記裡的點點滴滴一一書寫下來。

要謝謝怡蓁，不是她的鼓勵，也許這本書不會這麼快出現。

也謝謝大哥蔣震，大姐蔣安，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一家人，他們使我在溫哥華有安靜的環境整理這本書。

蔣勳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飛台北途中

第一部 蔣勳現場

大衛

1501—1504
高409 $\frac{7}{8}$ cm
翡冷翠美術學院



一五〇〇年，米開朗基羅剛過二十五歲，他的故鄉翡冷翠要在市政廳廣場置放一件雕像，這件雕像要代表城市的青春，自由，正義與完美的追求。

米開朗基羅對著一塊巨大的岩石，純白色，潔淨，沒有瑕疵，如此完美。

他看著石塊，好像要把自己年輕的生命熱情貫注進這塊石頭。

他說：「大衛」已經在裏面了，我把多餘的部分去掉就好了。

一五〇四年，「大衛」完成了。

一個俊美、勇敢、挑戰邪惡，獨立而且自主的年輕生命。

他凝視著遠方，凝視著重大的災難，他不逃避，他全神貫注，凝視自己生命的對手。

這件作品樹立在城市廣場數百年之久，鼓舞所有年輕的生命要如此面對自我，要如此承擔責任，要如此挑戰一切的難度。

「大衛」標誌著一個城市偉大的歷史，這個城市，人口不到十萬，但是有達文西，有米開朗基羅，有許許多多敢於挑戰生命難度的歷史菁英。



第二部
米開朗基羅

■ Michel, Angelo, 米開, 天使

米開朗基羅的全名很長，用西方文字書寫是：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oti Simon。

Lodovico 老多維克，是米開朗基羅父親的名字。Buonaroti，比奧納羅帝，是家族的姓氏，據說源自於貴族血源。米開朗基羅也常以這個姓氏為榮。但在他誕生時，家族的境況已經十分沒落。父親老多維克只是阿雷索（Arezzo）地區一名生意冷淡的代書，負責替人書寫文件或做契約的公證人。

米開朗基羅誕生於一四七五年三月六日。誕生在阿雷索附近一個叫卡普雷斯（Caprese）的小村莊。

小嬰兒接受了洗禮，取名米開朗基羅。這是義大利男性常見的名字，傳說基督教中的大天使名字就叫「米開」（Michel），因此父母為孩子取名「大天使米開」，便是祝福新生的嬰兒有天使的智慧與慈悲吧！

小嬰兒誕生一個月後，全家就搬遷到翡冷翠，住在著名的「聖克羅齊」（Santa Croce）教堂附近。教堂牆壁上有喬托（Giotto）以聖芳濟一生為故事主題的壁畫。童年的小米開朗基羅就浸染在壁畫美麗的圖象世界。看到聖芳濟謙卑的面容，向草地上的鳥雀說話，向荒野中的百合花說話。聖芳濟相信基督的信仰存在在最單純的事物中。

聖芳濟相信基督的精神是簡單的「愛」與「和平」。

祂相信清貧的生活使人更靠近自己的心靈。祂居住在山中隱修，帶領信徒去看春天解凍的山泉，水汨汨從岩石間流出，樹梢上萌發了新綠的嫩芽。聖芳濟說：「看啊，那就是『神』的奇蹟！」

喬托以平實樸素的畫法描繪這一位隱修聖徒的一生。

喬托似乎相信：真正的偉大只是回來做平凡安份的人。

喬托畫裏的聖芳濟是謙遜安靜的人，渴望心靈的富足，渴望接近自然，接近生命無所不在的美，渴望把生活的美與他人分享。

童年的米開朗基羅在這教堂中祈禱，看到壁畫裏臨終的聖芳濟躺在床上，床邊圍繞著眾多信徒，他們悲哀，慟哭，捨不得聖徒的離去。

小米開凝視著壁畫中節制而內斂的情感，凝視著在他誕生之前義大利偉大人文先驅留下的美的信仰，他也將繼續在這信仰中成長。

■ 奶媽是石匠的妻子

米開朗基羅與母親的緣份很淺，他出生時，因為有一名比他只大十六個月的哥哥，也在襁褓中，需要哺乳，母親只好把小米開交給奶媽撫養。

奶媽住在距離翡冷翠不遠的小村莊塞提納諾（Settignano），丈夫是一名石匠，整天敲打石頭，叮叮咚咚，小米開最早的生活記憶就是奶媽家石頭敲打的聲音。他長大以後，終日與石頭為伍，成為偉大的雕刻家，他常自豪地說：我是吃石匠家的奶長大的。

小米開的母親無法撫養他，之後卻又陸續生了三個孩子，一直到一四八一年，小米開六歲的時候，母親才過世。

近代的精神分析學常以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童年時母親的缺席來解釋他們藝術創作領域對女性的態度，或潛意識裏性傾向的特徵。

近代精神分析學是否準確解讀創作者的內心世界，或許還有爭議。



勞倫佐之墓 1520-1534

米開朗基羅作品中的「女性」常以男性的身體為模特兒，展現出雄強的力量。

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在性傾向上都是同性戀者。

達文西一生有許多年輕男子的交往，也實際有性行為的接觸。

米開朗基羅卻似乎一直使自己對男子的愛保持在熱烈的激情中，他為這些俊美而有人文教養的男性如：德卡瓦里耶（Tomaso de' Cavolieri）塑像、寫詩，留下一封一封美麗動人的書信，但似乎從未有過真正的性的接觸，彷彿他寧願陶醉在自己激烈的愛的狂濤中，而不願意在現實中接觸到現實中愛的幻滅，他的戀愛是典型的「柏拉圖式」的愛情。

但無可否認，無論達文西或米開朗基羅，一種希臘異教式不分性別的愛，的確成為他們重要的創作動機。

依據近代精神分析學的說法，達文西因為母親缺席，不斷在繪畫裏尋找完美的女性，相對而言，現實中的女性也就對他失去了「完美性」。

然而，在米開朗基羅的雕刻中，幾乎完全無視於女性美的存在，他在作品中極少數處理女性的肉體，例如「黎明」或「夜」，仔細檢視，這些「女體」事實上都是以男性粗壯雄強的肉體為基礎的轉化。

精神分析介入創作領域的解讀是近代的事，或許還有許多爭議之處。

米開朗基羅寄養在奶媽家，與親生母親疏遠的關係，是否深刻影響他一生的性向與創作，也許還有待更多的證據資料來釐清與理解。

最早的學習與吉朗達歐

文藝復興一位重要的藝術史家瓦沙利（Giorgio Vasari）著作過當時重要藝術家的傳記生平。這本書在西元一五五〇年出版，當時米開朗基羅七十五歲。到了一五六八年，瓦沙利再度增補，米開朗基羅已經逝世四年。因此，瓦沙利的著作有最可靠的米氏生平資料，也是所有介紹米開朗基羅生平的共同依據。

米開朗基羅大概十歲時被送到學校學習文法修辭，顯然他的父親希望把他訓練成一位學者。也有資料顯示在他七歲時即送入小學讀書。但是，他與父親對他的期望不一樣，似乎他更篤定要做一名藝術家，他也必須從繪畫、敲打石頭……這些手工的技藝開始。

在當時，傳承著中古世紀學徒制的手工作坊傳統，一個學手藝的學徒，必須拜師學藝，做三年左右的學徒，取得工會認可，才能出師自謀營生。

達文西就是維洛其奧工作坊的學徒。

米開朗基羅在一四八八年四月一日，他十三歲的時候，正式登記成為畫家吉朗達歐（Dominico Girlandaio 1449–94）工作坊的學徒。

十三歲的米開朗基羅進入吉朗達歐工作坊，學習了兩年，當時吉朗達歐正接了一件案子，在翡冷翠新瑪利亞聖堂處理祭壇壁畫，米開朗基羅做助手，學習到了最實際的處理濕壁畫（Fresco）的技法。

吉朗達歐是畫家，也是雕刻家，他在繪畫的素描作品中強調用光影處理人體，明暗對比以交叉的線條來構成，使人體的立體感更強，看起來像雕塑一樣。

這種交叉線條的加強陰影畫法（Cross-hatching）在米開朗基羅十四歲左右的素描裏還有實物保存。一條一條有秩序的細線，不斷交疊、交叉，構成明暗光影，使人體衣紋像雕刻一樣立體，這種技法也構成米氏美學最重要的基礎來源，強調量體的渾厚深沉的力量。

馬沙奇歐的影響

米開朗基羅最早的素描，人物衣紋的交疊細線光影處理法，來自吉朗達歐。但是這件素描卻來自比米氏早半世紀一位大師馬沙奇歐（Masaccio）的著名壁畫。

馬沙奇歐年輕時在翡冷翠南邊一所布蘭卡奇（Brancacci）禮拜堂畫壁畫。壁畫的主題是耶穌的大弟子彼得。彼得原來是

■ 偉大傑作 —— 聖殤

完成了「酒神」雕刻之後，一四九七年，米開朗基羅受法國主教德拉侯拉斯（Jean Bilhères de Lagraulas）的委託，進行一件巨大作品「聖殤」（Pièta）的雕刻。

他又回到了基督教信仰美學來了。

「聖殤」，在西方文字中大寫的Pièta，是基督教符號學（ICON）裏最主要的專有名詞之一。

「聖殤」，專指耶穌被釘十字架死後，聖母俯看從刑具上卸下的屍體，悲從中來，大聲號哭的表情。

因為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符號學，許多畫家、雕刻家都處理過這一主題，也擴大成為母親悲悼亡兒的親子之痛的象徵，近代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畫中，和美國舞蹈家瑪莎·葛蘭姆都處理過現代版的「聖殤」。

比米開朗基羅早一代的畫家，像米蘭的曼帖納（Mantegna）畫的「聖殤」，強調聖母哭泣的蒼老痛苦的臉，也強調耶穌屍體的受苦形像。

米開朗基羅一四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簽了約，領到預付的一百五十金幣（Ducat），開始面對著卡拉拉山（Carsara）抹切下來的純白大理石，他思考著：如何表達一種新的「聖殤」？

他要從舊的窠臼裏脫胎而出，他要重新詮釋新世代的「聖殤」。

一五〇〇年，「聖殤」完成了，成為獻給新世紀最好的禮物，置放在羅馬梵蒂岡的聖彼得教堂，成為五百年來世人最讚賞的少數藝術品之一。

如何凝視米開朗基羅的「聖殤」？

有比母親哀悼夭折的孩子更大的悲痛嗎？

有比母親凝視俯看孩子的屍體更沉重的悲苦與愛嗎？

「聖殤」裏聖母的臉孔卻平靜到令人驚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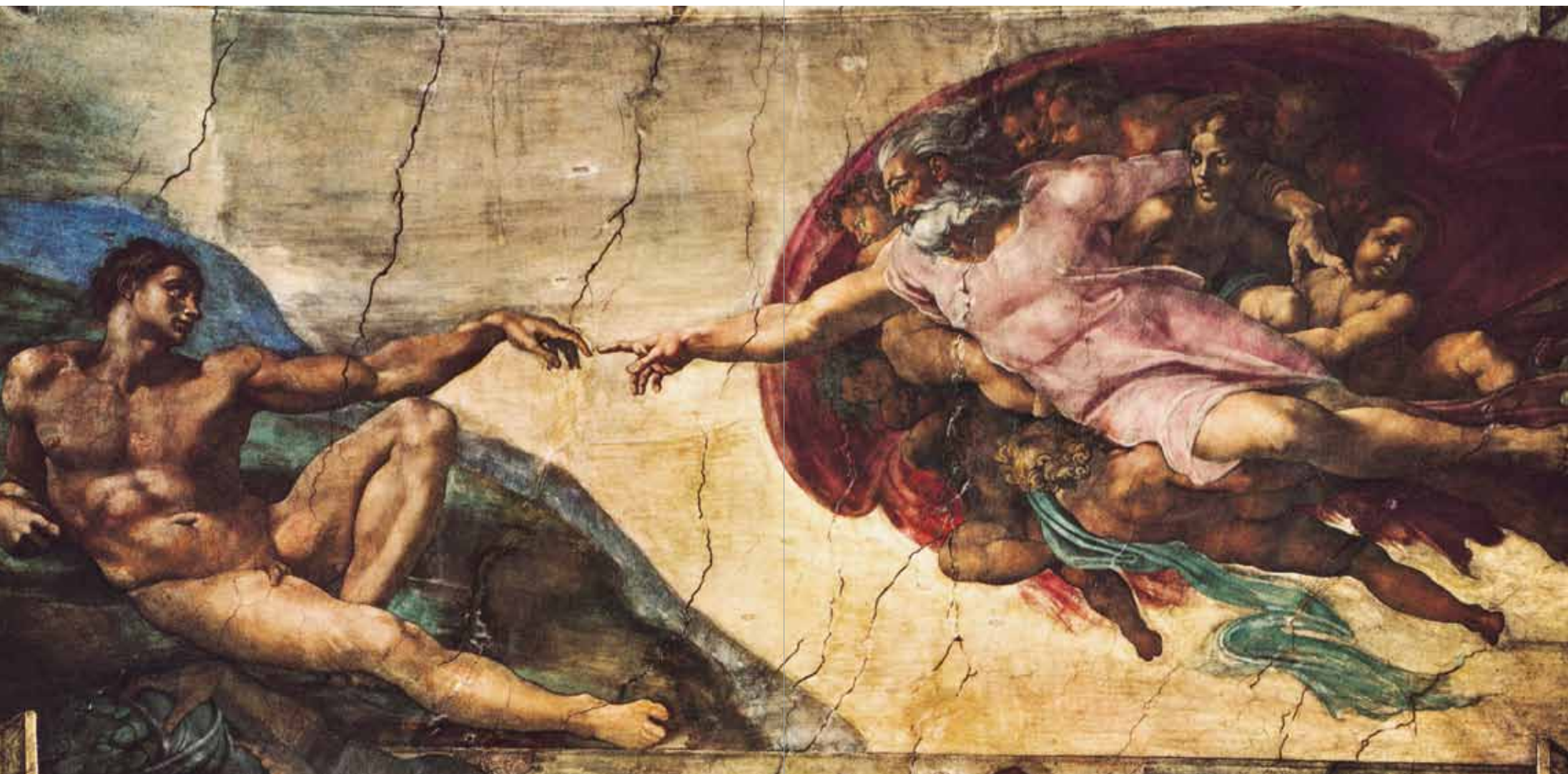
平靜，平靜到似乎看不出悲哀。平靜，像一種令人不敢呼吸的窒息的苦悶。

藝術家使最大的悲痛凝鍊成無聲的沉默。



聖殤 1498—1500

置放在羅馬梵蒂岡的聖彼得教堂，成為五百年來世人最讚賞的少數藝術品之一。



創世紀——創造亞當

亞當是西方美術史上最動人的符號。他全身赤裸，如此雄壯，但是又單純如同嬰孩。他右手支撐著上半身，好像正要起來。他剛剛甦醒，轉頭看著給予他生命的神。神的手伸向他，亞當順從地接受生命，接受愛與關心。在這樣飽滿巨大的雄壯肉體裡，湧動著生命最初的渴望。亞當原來是一塊塵土，因為愛，他顫動起來，有了生命。亞當背後大筆揮灑的藍色與綠色色塊，看到米開朗基羅毫不猶豫的筆觸，大氣渾成。達文西創造了女性柔美的極致，米開朗基羅則創造了男性陽剛之美的極致。



創世紀——伊甸園人類原罪

伊甸園裡亞當與夏娃偷吃了「禁果」，違背了神的禁令，因此被天使驅趕，逐出伊甸園，人類承擔了罪與罰的命運。



梅迪奇家族陵墓

為梅迪奇家族設計的陵墓，是米開朗基羅結合空間、建築、雕刻最完整的作品。



聖彼得大教堂

羅馬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的圓頂成為世界性的符號，米開朗基羅使成千上萬的人到這裡瞻仰崇高與莊嚴的意義。